

## 莫洛伊恋母的困境与游戏

曹 波 姚 忠

---

**内容摘要:** 在贝克特的小说《莫洛伊》中, 由于父亲的缺场或无能, 莫洛伊在寻母旅程中一路玩弄恋母游戏, 表现出许多跟母亲有关的恋物癖症状; 但鉴于母亲的堕落和乱伦的危害, 他又借污秽学对母亲大肆谩骂, 表现出典型的厌女症状和对父亲法则的最终服从。在笔者看来, 莫洛伊是一个从“象征界”向“想象界”退化的“问题主体”, 其叙事中的种种谜团和杂耍似的游戏都是其恋母困境外化而成的“梦意象”, 和作者“身处子宫的记忆”密切相关。

**关键词:** 《莫洛伊》 精神分析学 恋母情结 困境 游戏

**作者简介:** 曹波,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爱尔兰文学研究及文学翻译; 姚忠,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和英语教学研究。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贝克特‘失败’小说研究”【项目批号: 12FWW012】的阶段性成果。

---

**Title:** Molloy's Oedipal Dilemma and Games

**Abstract:** In S. Beckett's novel *Molloy*, due to the father's absence or impotence, Molloy plays Oedipal games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mother, thus revealing his mother-oriented fetishism. Meanwhile, due to the mother's decadence and the danger of incest, he draws upon mother-oriented scatology in his narrative, thus disclosing his misogyny and final surrender to the father's law. Molloy is a "problem subject" regressing from the Symbolic Order to the Imaginary Order, and the various enigmas and games described in his narrative are in essence dream-images of his Oedipal dilemma or, rather, of Beckett's "memories of being in the womb."

**Key words:** *Molloy* psychoanalysis Oedipus Complex dilemma game

**Authors:** **Cao Bo** is professor at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and Ir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Email: caobo200205@sina.com **Yao Zhong** is lecturer at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China). She specializes in British literature and English teaching. Email: yeziyao2004@tom.com

---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先以戏剧《等待戈多》扬名欧美, 但他首先是一位“荒诞主义小说家”(侯维瑞 李维屏 810)。其小说三部曲的首篇《莫洛伊》(*Molloy*, 1955)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莫洛伊的叙事, 以母亲为中心, 洋溢着儿子回归母体的欲望, 第二部分是莫兰的叙事, 充盈着儿子得到父亲认可的欲望。作者将小说一分

为二，是为了突出“家庭三角”（the family triangle）中母子与父子两对关系。两位主角对母亲或父亲的矛盾心理决定了他们的现代版俄狄浦斯之旅：莫洛伊莫名其妙地回归已经堕落了的心路历程，莫兰认可父亲的专制却遭受殉难的心灵旅程。就小说的第一部分而言，莫洛伊对母亲抱有极其矛盾的态度，一路上玩弄恋母游戏。与弗洛伊德孙子的“缠线板游戏”（fort-da games）相反，这种游戏象征性地满足了莫洛伊乱伦的欲望，又暗示了他对父亲法则的最终服从。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看来，莫洛伊叙事中的种种谜团和杂耍似的游戏都是他恋母困境外化而成的“梦意象”（dream-image），和作者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困境息息相关。

### 一、恋母的困境

莫洛伊的恋母情结陷入困境，这是父亲的缺场、无能和母亲的堕落、纵容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几乎没有提过父亲，仿佛其中“只有一位缺场者。那就是父亲”（Hill 96）。实际上，正如母亲常以替身的形象出现那样，父亲也试图在犯罪的儿子面前戴上各种面具，以便在关键时刻审问他、阻止他，其最常见的形象就是维持秩序的警察。在故乡小镇的入口处，当莫洛伊不顾“公共行为准则”，不雅地“跨在自行车上休息”时，一个警察挡住他，要他出示“证件”（20）<sup>①</sup>。这位执法者对莫洛伊身份的盘问就是“对表明主体已在象征界获得身份确认的证件本身的询问”（Watson 57），或者说就是对莫洛伊从“象征界”退化到“想象界”（曹波 54）的倾向的质问。像斯芬克斯一样，这位警察试图阻止儿子回归母亲的进程；而要拿出相应的证件，退化中的“婴儿主体”（the infantile subject）必须重新置于“父亲的语言”的控制之下。只是从莫洛伊的寻母之旅开始以来，“父亲的语言”就岌岌可危了。当莫洛伊讽刺性地把“几片碎报纸”（20）塞到警察的鼻子底下，免得在父亲替身的威胁下暴露自己的身份时，他回归母亲的欲望似乎已无可遏制了。

父亲的替身依法行事，把暴露了乱伦企图的儿子带到了警察局——维持秩序和语言的机构，而儿子则在“警惕、专注的眼神下”懒洋洋地走着，一边听着“远处的音乐”（21）。终于，警察感到绝望，因为这个“没有证件的”家伙竟声称，“她[母亲]的名字一定也叫莫洛伊”（23），仿佛他已经和母亲实现了二位一体。儿子如此固执，父亲的替身看来没有能力拯救他了，只能“未经惩罚”（24）就将他释放，任他继续回归母亲。这里，由于儿子冥顽不化，警察作为父亲的替身是失职了，而莫洛伊不巧压死了老狗泰迪时，“那不可回避的治安官”（33）却被老妇索菲（纵容乱伦因而堕落的母亲替身）轻易打发走了。同样，森林里的烧炭工也是一个父亲替身，他“想把我留在他的身边”，不让“我”回归母亲，于是“扯住我的袖子”（84），却被有虐待狂倾向的莫洛伊杀害了，仿佛父亲式的人物已经弱不禁风，而儿子既然已经靠近了母体，就变成了玩命之徒，把阻止他乱伦的人当作敌人干掉。看来，莫洛伊叙事中的父亲式人物确实无能，无法阻挡孤注一掷的儿子从“象征界”的退化。

实际上，父亲的缺场或无能是作者预先设定的。在贝克特看来，耶稣是圣灵的儿子这一说法在十字架上就破灭了，因为圣灵从不显露身手，将受难中的儿子拯救下来。于是在莫洛伊的叙事中，缺场不能转化成象征性的在场——他唯一一次提到父亲也是在母亲把儿子当作丈夫这种反讽情景中。这一错觉正如耶稣生父的身份那样充满了悖论，因为那是一种缺乏父子关系的认同。对贝克特而言，“身体悬挂在十字架上，就像一团不成形体的肉等待着出生”（Hill 97），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殉难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且总是停滞在

无法存在因而缺场的父亲的哀悼中——父亲本人还钉在十字架上等待着出生，正如莫洛伊被索菲当作自己的孩子时声称的那样：“经由圣灵的运作，万物都一起悬而未决”（41）。看来，驱使儿子奔向母亲的一个动因，似乎是儿子无法认同本身尚未正常诞生的父亲。

莫洛伊的困境同样源自母亲（替身）本人的堕落。在他的叙事中，母亲已经丧失了作为母亲的资质，而且母亲的替身也变得性别不明了。起先，他的肛欲冲动发生了效用，将生理排泄和语言排泄的能量注入到了写作中，这一点可从他连绵不绝地针对母亲（替身）的淫秽语言和象征游戏可以看出。接着，“从肛门出生”的妄想也推动他将女性定义为无能的男性，因而母亲本人及替身在性别上就变得模棱两可，无法担当合格的母亲这一角色。于是，莫洛伊同母亲的关系与其说被断然否定了，不如说是误置、变形了。他同母亲式人物的暧昧关系就是明证：旅途中不断遇见的女性人物和母亲形象相仿，但对她们的性别，他从解剖学的角度提出了怀疑。最典型的例子是母亲似的人物“索菲·罗伊”，“或者露丝”（33），也许是“鲁丝”或者“艾迪丝”（56），甚至可能是“罗丝”（83）。<sup>②</sup>她同莫洛伊的关系是对整个妄想脚本的注解。莫洛伊同她的交媾及分手是一场征服母亲的游戏；正是在符号学的意义上，这个可能是女人的人又像是他的一个“缠线板”——像弗洛伊德孙子的玩具那样，可以自如地拿过来又丢出去。

母亲的堕落并未在精神分裂（如把丈夫与儿子混为一谈）中终止。正如假使“从腹股沟就截肢了”，无能的儿子“会更加高兴”（35）那样，当莫洛伊怀疑索菲“难道不是个男人，或者至少是个阴阳人”时，她的母性就被剥夺得几乎荡然无存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通过这位母亲似的人物，恋母的莫洛伊才懂得了“真正的爱情”（56）。在污言秽语的爆发中，莫洛伊象征性地进行了乱伦，从而像俄狄浦斯无意中谋害了父亲一样，他也间接地实现了弑父意图。在他的内心，厌女症和恋母情结奇异地纠缠在一起，而“在垃圾堆里”找到的“真正的爱情”也成了他“从肛门出生”妄想的逼真意象。莫洛伊占有索菲，既满足了他对母亲的欲望，又发泄了他对母亲肛门怀孕的愤懑，而索菲也同时得到了丈夫和儿子，这种一举两得自然而然造成了“她的死亡”（58），让二位一体的替身无法确保这种混沌的身份。然而，发现“母亲的形象有时候和他们的形象混淆在一起”（59）时，莫洛伊就无法忍受了，因为抹除了“缠线板”和母亲本身之间的差异，游戏就无法进行了，而且他潜意识中依然害怕阉割。毕竟，父亲之死意味着“家庭三角”的终结。

假如母亲为防止乱伦接受了父亲法则，那么不借助升华或者替代性满足的手段，儿子就无法实现乱伦的企图。事实上，在贝克特的小说中父亲从不绝对缺场，因此莫洛伊的叙事尽管是建立在对母亲的非法欲望之上的，但同时也是最终指向秩序的，指向父亲法则和语言的重新确立。他的叙事大抵展示了他的寻母旅途，只是最后他还是觉察到，父亲尽管迟到了但依然存在。他的欲望必须受到挫败，否则父亲就必须死亡，他的故事也就必须在他占有母亲时终结。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父亲似乎完全缺场，但他的权威却在莫洛伊的种种游戏中有所体现，因为儿子不敢真正在生理行为中满足乱伦的冲动，只能以游戏（象征）的方式来替代。然而，父亲依然有些无能，他的命令有时受到了莫洛伊的挑战——他不仅占有过一个母亲替身，而且现在竟然就“睡在她[母亲]的床上”（1）。在儿子的乱伦行为中，父亲似乎殉难了，因而不在于，或者假使没有亲自到场，也仅以替身的形象偶尔露面。他的缺场、迟到或者无能是对乱伦的纵容，但他隐约的存在或者最终的到场又构成了对乱伦的威胁，因此儿子的精神分裂是难以避免的。

莫洛伊孤注一掷地回归母亲，又迫不及待地离开母亲；千方百计地忽略父亲，又在最

后归顺父亲。他的困境是两组矛盾纠结在一起的结果，在乱伦即殉难的妄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和索菲的相遇是意想中与母亲相遇的预演，即回归母亲的妄想。甚至索菲的鸚鵡也学舌道，“操他妈婊子的儿子”（37），这叫骂声不仅暗示了莫洛伊的家庭地位，而且预示了他跟母亲乱伦的后果，因为他和索菲的老狗之间或者索菲与莫洛伊的母亲之间已形成了比较确定的“镜像关系”。对索菲而言，老狗似乎是她已故丈夫及缺场的孩子的替身，于是她给老狗取名“泰迪”（和“爹地”发音相仿），其功能和莫洛伊的母亲称儿子为丈夫“丹”没有什么两样。于是，在母亲面前既是丈夫又是儿子的莫洛伊，就成了在索菲面前具有双重身份的老狗的理想替身。在这一戏剧性情景中，地位与身份可以互换，老迈的索菲就是莫洛伊心目中的母亲替身。然而，在城里笨拙地骑着车时，莫洛伊意外地撞倒了索菲“唯一的孩子”（37）——老狗泰迪。那条“年迈、眼瞎、耳聋、因风湿而腿脚残疾、时刻大小便失禁的”（33）狗，似乎是莫洛伊和母亲替身乱伦后的镜像，因此埋葬老狗时，他直觉地感到“这仿佛是我自己的葬礼”（36）。而且土堆旁的落叶松形状也跟墓碑相仿，这一景象更强化了他乱伦即殉难的幻觉。

寻母之旅注定是无果而终的，莫洛伊只能在无望中拿替代物满足自己的欲望，在恋物癖症状中象征性地实现对母亲的占有，从而避免遭受父亲的惩罚。过程大于结果，这是贝克特预设的情节。他潜意识中的悖论都没有解答，只有迷幻的演示，只有相关的妄想或者幻觉，于是他的小说充满了谜团。在精神分析学看来，那些谜团多是和母亲有关的病症及游戏。

## 二、恋物癖与恋母游戏

莫洛伊的奇怪举动其实都是指向母亲的恋物癖症状，即对某些物品作为母亲的替代物固恋的表征。在他把并不实用的自行车作为“亲爱的自行车”（16）来歌颂时，他的恋物癖第一次暴露了出来。这辆交通工具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标明了叙事者对中心叙事的直接偏离”，或者“兴趣点从叙事目标向叙事手段的直接转移”（Watson 63）<sup>⑥</sup>这一表象，不如说在于他象征性地实现了向母亲（的替代物）回归这一欲望。从圣洁到猥琐的叙事转换看似唐突，却隐含了莫洛伊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乱伦记忆：“拿一只橡胶喇叭吹——嘟嘟！——总是位列最优先的活动之列。不得不丢下自行车的时候，我就取下喇叭带在身边。……说起自行车和喇叭，那多叫人心神宁静啊”（16）。在莫洛伊的赞赏中，这辆自行车俨然用于儿童娱乐的女性物品，能使他充分体会“很可能同男性的性行为有关”（Hill 87）的重复性身体动作。在很大程度上，他跨在没有链条因而并无实际用途的自行车上的乐趣，来自座凳与肛门括约肌接触引发的性幻想，甚至追赶的人也承认，骑自行车就是“那该死的快乐原则”（99）。荒唐的举动背后是对母亲（替代物）的过分依恋，是乱伦的冲动在作怪，因此只有在同母亲的替身索菲交媾之后，莫洛伊才终于丢掉了自行车。

在莫洛伊寻母的征途中，女式自行车成了缺场母亲的替代物，而非缠线板，因为它指向的不是儿子对母亲缺场的接受，而是儿子乱伦的企图。在丢失自行车后，他必须寻找新的发泄对象，此时车上的喇叭因其特殊的形状（圆型）和质地（橡胶）成了他最心爱的物品——母亲乳房的替代物。他承认，自己最喜欢的自行车部件不是可以搁腿因而实用的“突出的前车轴”，而是可以反复放进嘴里吹或者拿在手里捏的“红色小喇叭”（16），其潜意识的动机依然是反复地、象征性地占有母亲。同样，莫洛伊吸吮石头的怪癖也是一种指向母亲的恋物癖症状。在海边，他玩起“无聊的排列游戏”（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

残编》276),拿鹅卵石在“四个口袋之间循环挪动”,还拿它们“依次吮吸”。正如“吮石”(69)这一命名所暗示,这些鹅卵石因形状的类似成了母亲乳房的替代物。在母亲缺场的情况下,石头也可权且一用,就像找不到母亲的乳房时,婴儿会把乳头状的手指放进嘴里吮吸一样。不过,莫洛伊最终还是发现,那些石头是必须抛弃的,不可能提供真正的“指向母亲……的乐趣”(Hill 91)<sup>④</sup>。实质上,“吮石”游戏的宗旨是:那些“吮石”不仅要满足他“吮吸的欲望”(69),而且要成为缠线板似的玩具,让他以符号的手段获得对乳房的绝对控制。

针对母亲的恋物癖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一是母亲的缺场,二是恋母情结的畸形发展,前者是需要母亲替代物的条件,而后者则是对母亲的替代物过分依赖的条件,即不会出现正常的缠线板游戏、只会出现恋物癖症状的条件。在莫洛伊的叙事中,这两个前提都很充分,只是他一直遮遮掩掩或有意回避。事实上,他的寻母之旅一开始就陷入了母亲可能缺场的困境。在小说第一段的中间,他宣称在自己到达母亲房间的前后,母亲就死了,但过了十多段,他开始寻找母亲这一情节又预设了她还活着。寻找的目标是否在场,他不置可否,或者无从知道。被迫描述这趟已经漫无目的的旅程时,对于一开始他就占有了母亲的房间是否意味着自己一度认同了母亲,或者现在占有了已故母亲的床榻时自己是否对母亲因难产而死去负有一定责任,他也仅仅是含糊其辞。而且母亲很可能就“住在屠宰场附近”(22),仿佛街坊一带就是死亡的世界,就是追寻的目标可能已经缺场的世界,这一点更强化了他叙事的含糊性,即对恋母困境的有意遮掩。即使是在东拉西扯地讲述寻找可能已故的母亲的过程时,莫洛伊也频繁地跑题,仿佛这趟旅途的前提已然不存在了。

莫洛伊的恋母情结是畸形发展的,没有在父亲的及时干预下升华为对母亲的孝顺和感恩,而是直接指向乱伦。他是一个失败但孤注一掷的俄狄浦斯,除了那些恋母游戏,他的叙事还至少两度展现了乱伦的幻象:旅途临近结束时,他生理上已然退化,掉进了水沟(产道的梦意象),手脚动弹不得,无望中只听到一个声音安抚他,仿佛他已经从外界回到产道里了;旅途结束时,他生理上已全然崩溃,终于被抬进了母亲的卧室(子宫的梦意象),无助但象征性地实现了回归母体的欲望。与此同时,他的恋母情结再次陷入了困境,因为母亲的卧室并非真正的母体,而是更像一所救护机构:他“也许是用救护车”(7)送来的,而且定期有人来看他,买走他写有旅途经历的纸片。这里,莫洛伊的叙事无异于一项要依照父亲的命令来完成任务,他很乐意拒绝这项任务,但那位来访者(心理医生)不允许,似乎想通过精神病人的“自动写作”对他的心理症状进行诊断和治疗。可见,阳具还发挥着作用,但总是不够及时或者强悍。漫长的寻母旅程表明,儿子有充足的时间展现针对母亲的恋物癖症状,直到病入膏肓时才勉强依从了阳具。

对于恋母的困境,莫洛伊其实早有察觉。终于回到母亲的住房时,他却要么渴望“回到森林里去”,要么“碰巧在什么地方”(91)就待在什么地方,这种反向的冲动暗示了恋母情结陷入困境的可能原因:母亲的颓废或事实上的缺场,以及父亲迟到的干预。这种既渴望回归母亲又急不可待地离开母亲的矛盾,体现的正是“暗恐”(the uncanny)心理,即本应藏而不露的令人害怕的事物不知何故却暴露出来。莫洛伊本应远离这个家园,还应对自己的乱伦冲动密不外宣,这样才能不被阉割,可他最终还是象征性地回归了这个家园。他的叙事呈现的是固执又痛苦不堪地回归家园的旅途,而这趟旅途又因对阳具的惧怕,像鬼魂似的纠缠着作为退化中主体的他。莫洛伊生命的源头是模糊难辨的,因为母亲早已死去,或者早已颓废,无法给予他慰藉和平静;但渴望和失望的矛盾也会导致强制性的迷恋,比任何特定的、恼人的客体更叫人烦恼,因为这一矛盾造成了他主体性的分裂——自我与

企图占据自我位置的他者之间的分裂。

主体地位尚未巩固，困境随之而来，对立面之间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看来，莫洛伊陷入了无法理喻的困境，除了指向母亲的恋物癖，他的行为还会显露与之相对的“厌女症”（misogyny）和“污秽学”（scatology）的症状。

### 三、厌女症与污秽学

莫洛伊的困境并不仅仅源自母亲事实上的缺场和父亲最终的到场。在他心中，恋母情结和厌女症奇异地纠结在一起，使他产生了从肛门出生的妄想——污秽流经的部位和新生命的通道合而为一、排泄和出生融为一体的妄想，因此他既想念母亲又厌恶母亲，既回归母亲又背离母亲。在一系列心理逆转或者倒错行为中，对母亲的依恋似乎全被厌恶和狂躁取代了。对他而言，出生从一辈子只能经受一次的神圣的经历变成了可以时不时地重复的、肮脏的排泄过程。他频繁地揉捏自行车喇叭，这一动作与其说是从母亲乳房吸取养分这一动作的戏剧化，不如说是对肛门排泄过程的戏仿。在很大程度上，莫洛伊已经退化到力比多发展的“肛门发泄期”了，其古怪的性格可以用“肛门排泄”或者“肛门留滞”这类术语来解释（王小章 郭本禹 28），因此他常见的病态行为以及叙事本身，往往显露出排泄和播撒那样的节奏。在回归母亲的路途上，婴儿的生产成了污物的排泄，为生命而吸吮的洁净行为也被他频繁的放屁取代了。

其实，莫洛伊把自行车喇叭当母亲乳房来揉捏的游戏，跟他针对母亲的“污秽学”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他的怪癖多是恋母情结和厌女症纠结在一起的结果。假如揉捏自行车喇叭的动作酷似“肛门括约肌的动作”（Hill 87-88），那么莫洛伊确实是有些肛门“固恋”（fixation）的症状。因而他没有像赞赏自行车那样歌颂母亲的生育之恩，而是精确地计算自己放屁的数量——“19个小时放了315个屁，就是说平均每小时16个多屁”（30）。在关于寻母历程的散漫记录中（原文第8-91页，不分段——笔者注），莫洛伊还留下了许多污言秽语，那些语言其实都与肛门括约肌的动作有关。在他的妄想中，出生是肛门排泄的结果，是“第一次尝到尿的滋味”（16），毫无美好、纯净可言，于是他的寻母故事中不免夹杂着明显的厌女症的成份。从病源学的角度来说，莫洛伊骑车回家、把捏喇叭以及座凳之乐，都可归咎于回归子宫、寻求健康的再生的欲望。只是事与愿违，在叙事的末尾，他还是待在一间“氨气熏天”（17）的房间里。

莫洛伊的厌女症和从肛门出生的妄想结合起来，促生了他对母亲生产的直接谩骂，即促生了针对母亲的、以肛门排泄为中心意象的污言秽语。他对自身历史的开端坐立不安，把自己从肛门出生的妄想归咎于母亲的堕落，不禁泄愤似地说道，“到现在我们都像一对老迈而亲密的朋友了，没有性别，也没有血缘关系”（17）。他先是否认母子关系，接着就直接谩骂，称其为把他“从屁股中间的洞”（16）带到人世间的的女人，或者是“大小便失禁的”（17）的女人，仿佛他的出生正是母亲肛门排泄的结果。莫洛伊不顾文明的禁忌，在心理医生必定拿走的纸片上玩起了狂欢的游戏，用肮脏的词汇取代对母亲养育之恩的颂扬，这背后是厌女症和肛门固恋在作祟。因此，他不仅对那个女人是否有能力成为母亲表示怀疑，而且还无所顾忌地咒骂起来。厌母的症状越突出，贬义的形容词也就叠加得越多。于是，有关回归母亲的叙事竟缺乏颂扬之词，倒是谩骂不绝于耳。就此而言，贝克特恐怕超越了他的都柏林同乡斯威夫特。

此外，莫洛伊的厌女症还体现为母亲生理上和语言能力上高度退化的妄想，这种妄想

企图占据自我位置的他者之间的分裂。

主体地位尚未巩固，困境随之而来，对立面之间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看来，莫洛伊陷入了无法理喻的困境，除了指向母亲的恋物癖，他的行为还会显露与之相对的“厌女症”（misogyny）和“污秽学”（scatology）的症状。

### 三、厌女症与污秽学

莫洛伊的困境并不仅仅源自母亲事实上的缺场和父亲最终的到场。在他心中，恋母情结和厌女症奇异地纠结在一起，使他产生了从肛门出生的妄想——污秽流经的部位和新生命的通道合而为一、排泄和出生融为一体的妄想，因此他既想念母亲又厌恶母亲，既回归母亲又背离母亲。在一系列心理逆转或者倒错行为中，对母亲的依恋似乎全被厌恶和狂躁取代了。对他而言，出生从一辈子只能经受一次的神圣的经历变成了可以时不时地重复的、肮脏的排泄过程。他频繁地揉捏自行车喇叭，这一动作与其说是从母亲乳房吸取养分这一动作的戏剧化，不如说是对肛门排泄过程的戏仿。在很大程度上，莫洛伊已经退化到力比多发展的“肛门发泄期”了，其古怪的性格可以用“肛门排泄”或者“肛门留滞”这类术语来解释（王小章 郭本禹 28），因此他常见的病态行为以及叙事本身，往往显露出排泄和播撒那样的节奏。在回归母亲的路途上，婴儿的生产成了污物的排泄，为生命而吸吮的洁净行为也被他频繁的放屁取代了。

其实，莫洛伊把自行车喇叭当母亲乳房来揉捏的游戏，跟他针对母亲的“污秽学”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他的怪癖多是恋母情结和厌女症纠结在一起的结果。假如揉捏自行车喇叭的动作酷似“肛门括约肌的动作”（Hill 87-88），那么莫洛伊确实是有些肛门“固恋”（fixation）的症状。因而他没有像赞赏自行车那样歌颂母亲的生育之恩，而是精确地计算自己放屁的数量——“19个小时放了315个屁，就是说平均每小时16个多屁”（30）。在关于寻母历程的散漫记录中（原文第8-91页，不分段——笔者注），莫洛伊还留下了许多污言秽语，那些语言其实都与肛门括约肌的动作有关。在他的妄想中，出生是肛门排泄的结果，是“第一次尝到尿的滋味”（16），毫无美好、纯净可言，于是他的寻母故事中不免夹杂着明显的厌女症的成份。从病源学的角度来说，莫洛伊骑车回家、把捏喇叭以及座凳之乐，都可归咎于回归子宫、寻求健康的再生的欲望。只是事与愿违，在叙事的末尾，他还是待在一间“氨气熏天”（17）的房间里。

莫洛伊的厌女症和从肛门出生的妄想结合起来，促生了他对母亲生产的直接谩骂，即促生了针对母亲的、以肛门排泄为中心意象的污言秽语。他对自身历史的开端坐立不安，把自己从肛门出生的妄想归咎于母亲的堕落，不禁泄愤似地说道，“到现在我们都像一对老迈而亲密的朋友了，没有性别，也没有血缘关系”（17）。他先是否认母子关系，接着就直接谩骂，称其为把他“从屁股中间的洞”（16）带到人世间的的女人，或者是“大小便失禁的”（17）的女人，仿佛他的出生正是母亲肛门排泄的结果。莫洛伊不顾文明的禁忌，在心理医生必定拿走的纸片上玩起了狂欢的游戏，用肮脏的词汇取代对母亲养育之恩的颂扬，这背后是厌女症和肛门固恋在作祟。因此，他不仅对那个女人是否有能力成为母亲表示怀疑，而且还无所顾忌地咒骂起来。厌母的症状越突出，贬义的形容词也就叠加得越多。于是，有关回归母亲的叙事竟缺乏颂扬之词，倒是谩骂不绝于耳。就此而言，贝克特恐怕超越了他的都柏林同乡斯威夫特。

此外，莫洛伊的厌女症还体现为母亲生理上和语言能力上高度退化的妄想，这种妄想

是理想的缠线板之类的玩具，其挪动的各种方式实际上只是他象征性地掌控乳房从而掌握母亲的方法。起先，令这个游戏玩家“愤怒且疑惑不解”（71）的，不是那些石头无法消化，而是这个游戏的符号学意义。当他准备扔掉那些石头时，这场游戏就进入了高潮。在莫洛伊的游戏中，没有养分的东西取代了乳房，这一特点使他得以象征性地掌控乳房及母亲，但是，他还是把乳房连同那些卵石一同抛弃了，这个结局表明在父亲法则的干预下，他终究放弃了和母亲乱伦的想法。因此在回归母亲的旅途中，有人给他递来饮料和面包（乳汁似的或乳房形的可消化食物）时，他的反应是焦虑、敌意和惊厥，仿佛他最终接受了父亲法则，不愿再接近跟母亲相关的事物。

正如“吮石”游戏的结局那样，莫洛伊的“缠线板游戏”都有一盘指向相反的“残局”，即当他终于抛弃那些玩具时，他的游戏就不再是反讽性的了，而是从指向对母亲的占有向对父亲的服从转变了，这是恋母情结和厌女症在他潜意识中纠缠在一起的缘故。这一点在莫洛伊称呼母亲的游戏中体现得非常明确。起先，他同母亲的关系中还有恋母情结的残余，因为他的心中依然有“一份对母亲毫无疑问又尚未承认的需要”（17）。但当他再次提及俄狄浦斯神话时，他的语言游戏就从占有母亲走向了抛弃母亲：“幸而她从不叫我儿子，我受不了这个词儿，而是叫丹，我不知道为啥，我的名字不是丹。丹也许是我老爸的名字，是的，也许她把我当我老爸了。我把她当老妈，她把我当我老爸。……不得不叫她的时候，我就叫她妈格（Mag）。我叫她妈格，因为对我来说，虽说我不知道为啥，末尾的字‘格’（g）让‘妈妈’这个词儿报废了”（17）。在母子相见的时刻，母亲竟把儿子错当作自己的配偶，从而造成了莫洛伊已然占有母亲的妄想。但通过增加仿佛具有阉割能力的字母“g”，他否认了基于母亲认知错误的家庭关系，不仅宣布了母子关系的断绝，而且拒绝了占有母亲的妄想，促使他的恋母游戏向真正的“缠线板游戏”转变。

为了报复母亲，莫洛伊创造了“妈格”这个词，这种造词可以看作是“缠线板游戏”的一个翻版。从莫洛伊的矛盾态度可以看出，他的行为确实跟“母亲在场与不在场”（福原泰平 81）这一悖论相对应。他采用了约定俗成的音节“妈”来指涉母亲，然而母亲已经高度退化，这一事实暗示了合格的母亲实际上的缺场。因此，莫洛伊使用了另一个符号——“字母g”，将“妈妈”这个称呼及其在场废除掉，从而将“来”（fort）废除成“去”（da）。接着，念出自己生造的词语时，他既满足了内心“对母亲的心理需求”（17），但迅即又用末尾的“字母g”抹除了这一符号及其所指。借助象征手段，莫洛伊可以反复控制不可或缺的母亲在场和缺场，因而他的文字游戏和“弗洛伊德的缠线板辩证法”（Watson 65）相仿。一方面，他借用为父亲法则所接受的象征手段满足了和母亲乱伦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父亲对乱伦的禁令，通过抹除母性实现了对丧失或缺场状态的象征性掌控。因而，他的寻母历程也是远离母亲的征程，或者说也是被迫寻找父亲的征程——父亲法则的存在早已由具有阉割能力的“字母g”（Cousineau 49-50）<sup>⑤</sup>暗示出来了。在贝克特的小说中，父亲这一角色从不绝对缺场，这一事实使得乱伦行为有可能升华为象征性的“缠线板游戏”。

莫洛伊游戏的突出特征是欲望和压抑的冲突，因为对于已经堕落的母亲，他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存在即是受难，他只有将母亲当作生命的源头和最终的家园；另一方面，他承受着俄狄浦斯禁令的巨大压力，不敢暴露心中反复涌起的对母亲的欲望。这种二元矛盾的胶合正是莫洛伊叙事中欲望运动的基础。在回家的旅途中，他试图解决自己与母亲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预设了分裂、匮乏或者丧失的重大决定，但他的叙事又暗示了



一个司法权威（采取行动以恢复“象征界”的秩序的权威）的存在。在拉康所说的“象征界”，婴儿也许想表达对母亲的欲望，但在能指所在的缺场的世界里，那种欲望总是空乏的；即使不断地向母亲靠近，婴儿也永远都得不到她，除非经由能指在名义上占有她。因此，对莫洛伊寻母之旅的辩证解读就是，他暂时获得了替代性满足，随即又永久地离开母亲，二者交错发生。

在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中，主人公似乎总是被异化，被抛弃在他者的范围内，永远离开了自我的家园。莫洛伊在寻母途中表现出的心理困境、恋物癖症状和玩弄的“缠线板游戏”，起初都是反弗洛伊德的——它们以隐喻的方式满足了退化主体的乱伦欲望，而非象征性地表明婴儿被迫接受了“差异”（Saussure 88）原则，<sup>①</sup>进入了“象征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父亲的无能或者懦弱，而非父亲的死亡。当莫洛伊抛弃那些玩具时，他的症状和游戏才恢复“缠线板游戏”的本色，以象征的手法表示他终于接受了母亲的缺场。因此，父亲法则无论如何衰微却依然有效，莫洛伊必须离开母亲，索菲也必须滚蛋。父亲从不完全缺场，而总是以替身的形象在场。虽说隐形，他却总是无望地守卫着通往底比斯的道路，或者说绝望地阻挡着儿子退化到“前镜像阶段”。这一点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体现得更加明显。

贝克特出生时有些难产，生来即有厌母情结。这种心理倒错左右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跟母亲的关系，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当抑郁症终于发作时，他只得前往伦敦接受将近两年的精神分析治疗，其间在医生的引导下发现了自己潜意识中的病因，并阅读了不少精神分析学著作。“贝克特敢于自我剖析，积极配合（精神分析）治疗”（陆建德，“自我的风景”186），有意把“自我剖析”当作发觉潜意识中的病因的途径兼“不自觉创作过程”（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277）。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经历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精神分析的色彩，仿佛就是他自我诊疗时“自由写作”的产物。在《莫洛伊》的开篇，贝克特就暗示了“他”和“我”的医患关系及诊断过程：“来拿我新写的纸片时，他（心理医生）就把上周的纸片带来。上面标满了我看不懂的符号”（7）。可以说，莫洛伊的心理困境就是作者本人“身处子宫的记忆”（Knowlson 2）变异和升华的结果。此外，为了不“发出乔伊斯的气味”（McDonald 27），贝克特刻意摒弃了“全知全能”的叙事风格，走向“无知、无能”（McDonald 15）。他创作的成功除归因于对欧洲非理性哲学的文学化演示，也归因于对潜意识的革命性探索和对乔伊斯的扬弃。

### 注解【Notes】

- ① Samuel Beckett, *Mollo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20. 原文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以下只注明页码。
- ② 该女人只有教名是确定的（因此本文用其教名），姓氏无从考证。多数论者用姓氏称呼她，是对贝克特文字游戏的意义不甚明了的结果。
- ③ 华生从叙事学的角度讨论了莫洛伊自行车的问题，有些天真。事实上，“自行车喇叭的乐趣”跟“小说的显在主题或叙事的进展”并非没有关系，而是和莫洛伊回归母亲的欲望有着直接的联系。
- ④ 希尔的阐释有些肤浅，因为对莫洛伊而言，重要的不是“吮石”没有养分，而是“吮石”可以作为母亲乳房的替代物。
- ⑤ 库西诺偏离了论题。他探讨的是莫洛伊选择词尾“g”的原因，而不是生造的这个词究竟跟莫洛伊的恋母困境有何关系。

⑥索绪尔认为，“语言中只有差异。”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王小峰 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Ai Fukuhara. *Lacan: The Mirror Stage*. Trans. Wang Xiaofeng and Li Zhuofan.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
- Beckett, Samuel. *Mollo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 Bloom, Harold. Introduction. *Modern Critical Views: Samuel Beckett*. Ed. H. Bloo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5. 1-12.
- 曹波：“《瓦特》：文本的混沌与叙事传统的瓦解”，《国外文学》2(2011):54-60。  
[Cao Bo. “Watt: Chaos of the Text and Dissolution of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Foreign Literatures* 2(2011): 54-60.]
- Cousineau, Thomas J. *After the Final No: Samuel Beckett's Trilogy*. Newark: U of Delaware P, 1999.
- Hill, Leslie. *Beckett's Fiction in Different Word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0.
- 侯维瑞 李维屏：《英国小说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Hou Weirui and Li Weiping. *A History of British Fiction*.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 Knowlson, James. *Damned to Fame: the Life of Samuel Beckett*. London: Bloomsbury, 1997.
- 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Lu Jiande. *Comment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ir Histories*. Beijing: Peking UP, 2001.]
- ：“自我的风景”，《外国文学评论》4(2011):186-195。  
[---. “The Self of Literary Master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2011): 186-95.]
- McDonald, Rona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Beckett*.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Ed. 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76-90.
- 王小章 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Wang Xiaozhang and Guo Benyu.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consciou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8.]
- Watson, David. *Paradox and Desire in Samuel Beckett's Fic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1.

责任编辑：杜娟